

博采众长

冬天的享受

洪晃

我怕冷,不喜欢冬天。然而,最好的童年记忆全在这个季节。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限量的,粮食每人一个月10公斤,要用粮票才能买到;油每个月一人0.25公斤,有油票,做衣服还有布票。到了冬天,能买的东西就多了好多,虽然是定量,大家还是非常兴奋。比如瓜子、花生,我小时候每年都要和我家的保姆彭嫂一起去干面胡同一个叫“黄门”的副食店买花生,排队时间很长,就怕排到柜台的时候东西卖完了,所以每两分钟彭嫂就派我跑到柜台旁边看一眼,还有多少货。除了瓜子、花生,还有外地捎来的年货,比如年糕、豆豉等等。我外婆是个比较小气的南方人,她把年货囤积在一个上了锁的小黑屋子里面,我如果听话,她就让我进去跟她一起盘点年货,这也是冬天的一大乐子。

小时候下雪永远是件大事,首先,胡同就成了滑冰场,我们一帮孩子,先把雪踩平做个滑道,然后跑老远起跑,到了滑道上收步,两腿稍微叉开一点,看谁能滑得最远。小时候的棉鞋都是白色塑料鞋底,一下雪我们就忙着把鞋底在石头台阶上磨平一点,为了滑得更远。

目前传统文化消逝的速度很快,原生态民歌也在其中。过去,音乐传播是通过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而现在音乐更多的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这同时也加速了原生态民歌的衰亡。

原生态音乐应拒绝商业性比赛

在第十二届青歌赛中,中国多个民族、多种唱法、多种表演的民族民间歌者们,被放在了一个被商业化、世俗化的舞台上进行一轮轮的淘汰比赛,如同我们挖掘一个千年的古墓,却因没有掌握好保护的手段和措施,使古墓里的文物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一样,让人愤愤不平、心痛不已。

这些来自大山、旷野、草原的歌和音乐,绝不是被娱乐化出来的艺术商品。它们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和经历所创造并保留下来的中国民族音乐之瑰宝。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能随便地被推上商业舞台进行无情的淘汰比赛呢?

看着青歌赛中一个个、一组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男女歌者们被一轮一轮地淘汰,我们想问,到底是这个地区或民族应该战胜那个地区或民族,还是那种表演或唱法应当斗赢这种表演或唱法?我们国家有几十个民族,保留下来的演唱风格各有

“文革”的时候一家人团聚的时间不多,我爸在江西干校,我妈在湖北干校,跟我一辈的都插队去了。唯独冬天大家能回家聚在一起。原来以为是因为春节,后来才知道,农村冬天没活儿干,所以留着他们在村里非常累赘,还得供给粮食吃,干脆放他们回家了。一入冬,大家就陆续回到家里,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电报,特别简单的几个字——几月几号哪班火车到。有的时候也没有电报,突然出现,给我们在家的老人一个大惊喜。一般到了穿棉袄的时候,我外婆就开始惦记大家什么时候回来,到了傍晚,她和彭嫂就带着我在门口玩,实际上我们在等家人回来,我家的亲人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这么等回来的。一旦人到齐了,就热闹了,有南方的菊花火锅,有年糕,这时候我外婆会非常慷慨地把小黑屋里的年货全部用光。

北京已经入冬了,前两天我和小平从外面散步回到四合院门口,看见我妈牵着我女儿的手,在门口东张西望,等我们回家吃饭,就像我小时候的情景在我眼前重演一遍。

所以,对我来说,冬日最大的享受是“家”。

不同。这些都是它们本民族先辈们千百年来锤炼出来的,每个音符里都包含着他们的情感。如果评判者不了解这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不了解这些音乐里的内涵,你又怎么能去评判它的好坏,这又怎么能去比呢?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文化艺术的个性化及多样化是不可以比的。”

人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萝卜只可以和萝卜比,而绝不能去和白菜

文化杂谈

保护民歌的原生态

江川

比。也就是说,“呼麦”可以同“呼麦”去比,“长调”可以同“长调”去赛,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赛算什么?如果非要让这些歌者们和他们独特的音乐作品一比高低的话,谁能更准确地辨别那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艺术精华呢?最有资格的,恐怕莫过于那些曾教会纯朴孩子们歌唱的民族群众了。唯有这些人,才最有资格去为他们所熟悉的歌和音乐打分、评断。因为这些歌和音乐,早已融在他们的血脉之

中。而另外一些只识其表不闻其里的所谓音乐专家、权威及学者们,并没有充分的资格去评断那些用生命、用真心来表白的音乐。

保护原生态民歌是当务之急

原生态民歌目前还远远谈不到发展的问题,抢救是第一位的。文化产业商业化运作是个双刃剑,有时,它会为了商业利益,毫不犹豫地破坏文化的特性。

我们在爱护和扶植原生态音乐文化的同时,要警惕一种模式化的可能。现代人不要刻意地去定义原生态音乐,而是要努力保持它自然生命力的创造形态、保持它在自然空间里面自由驰骋的生命力。

目前许多地区的原生态音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有些原生态音乐被纳入商业化洪流时已变质变味。保护原生态文化,需要的是让人们认清问题的严峻性和找到具体保护方式,

魔笔

面条情结

长安君

在我国北方,人们多爱吃面食。在北方的面食当中,有人爱吃饺子,有人喜欢馒头,而我呢,却对面条情有独钟。

小时候,家里很穷。在餐桌上“唱主角”的是玉米糊涂、窝头和红薯,而米饭、白面馒头则极少“露面”。在六、七十年代,住队干部到家里吃饭,是很光荣的事情。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母亲才做了“鸡蛋捞面”来招待贵客,而我呢,常常只有看的“份儿”。姐姐的婆母很疼爱我,每次去她家,都是做这样的面条,“高规格”招待我。那样的味道,那种慈爱的氛围,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省医学院读书时,食堂的伙食比较单一。常常是一天三顿“炒豆芽”,或一日三餐“白菜煮豆腐”,以致过了许多年后,我可见豆芽、豆腐还“反胃”。只有炸酱面还对我的口味,可是,“厨艺高超”的大师傅们对这种大众食品似乎又缺乏“热情”。因此,那时的我,很有点“骨瘦如柴”,也就不奇怪了。

1987年10月,我与妻来到美丽的古都南京。晶莹剔透的雨花石,色彩斑斓的栖霞红叶,还有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记忆。但是,我们不喜欢江南的大米饭,只想吃家乡的面条。因此,当我们在一条背街小巷,找到一家挂着“爨白肉丝面”招牌的小店时,就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感到分外亲切。

而不是用一个糟糕的娱乐节目把它商业化。

对于原生态民歌的发展与保护我有四点看法:

1.政府应借鉴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形成有利于保护原生态民歌和扶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设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基金等办法,投入资金保护原生态民歌的生存环境。

2.学校音乐教育在采用指令性规范教材统一教学水准的同时,应该规定一定量的自主性教学课,由学校和教师立足于本地区本民族原生态民歌,专门进行地域特色民歌教学,使少年儿童不仅熟悉本民族民歌,而且会唱原生态民歌,从而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

3.对有些民歌,可以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不能变化,一变就不是它了。因为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有些文化再发展就不是它自己了。

4.可以利用央视这样一个有力的宣传工具,为民族民间歌者们多办一些“原生态”音乐节、“原生态”音乐会、“原生态”音乐展示等鼓励他们、保护他们并给他们自信的活动。

魔笔

草原风光(油画)



博雅

乡邑旧事

荥阳大会

王吴军

荥阳大会指的是在今郑州市荥阳境内的一次起义军大聚会,聚会的时间是在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的冬天。当时,各地农民起义军云集在荥阳,共商推翻明朝统治的大计,历史上称其为“荥阳大会”。在这次聚会上,李自成锋芒初露,脱颖而出,他提出的作战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由此确立了农民起义军长时期内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也就是从这次荥阳大会开始,明末的农民起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劣绅横行,各地农民被迫纷纷揭竿而起。从公元1627年,陕西饥民王二首先率领穷苦的农民起义开始,到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北京,明朝灭亡为止,期间的农民起义战争长达27年。为了消灭当时的农民反抗,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冬天,朝廷任命大将洪承畴为兵部尚书,

节制全国兵马。洪承畴颇有才干,气势逼人。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农民起义军该怎样有力地打败明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了各路起义军关注的大问题。为了商议打败明军的大计,全国的农民起义军在荥阳聚会,商议良策。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当时,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高迎祥、张献忠、左金王等人都来到荥阳聚会。在这次大会上,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以卓越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起义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敌人作战,把起义军的主力放在敌人兵力薄弱的东面。李自成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随后,高迎祥和张献忠率领起义军的主力东进抗敌,一路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并且一举攻克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军威大振。荥阳大会使得李自成显示出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初露头角,并且指明了农民起义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为最终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尤其是在农民起义的光辉历史中,荥阳大会很值得关注。

洗心篆刻



张继



这个孩子的存活,如同一幕跌宕的戏剧。孩子的母亲,就是那个强征入官,并被误记为“纪妙善”的瑶族女人。

以她悲惨而低贱的出身,起初只能充当最下等的官女。然而,她的美丽和智慧使她晋升为管理内廷书库的女官,而内廷书库又是皇帝常常驾临的地方。终于在一次愉快的对话后,皇帝临幸了纪氏。

纪氏宁静的宫中生活在那一夜后终结了。

纪氏顺理成章地怀孕,万贵妃送来了堕胎药,未见深保持了沉默。然而,这个未成形的孩子并未顺理成章地死去。

纪氏的小腹一天天隆起,太监张敏向万贵妃解释说:那是一种怪病。于是,纪氏也被送到了北海西侧的安乐堂。

在那里,孩子降生。母亲对着赶来探望的太监张敏说:“把孩子抱走,溺死。”张敏说:“皇帝还没有儿子,怎么能就这样丢弃呢?”

这个孩子两次躲过死亡,而生养他保护他的人们,从此每天都要面对死亡。不久,又一个女人加入了这场极度危险的游戏,几年前被废至此的吴皇后,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两个未曾绝望的女人哺育孩子一天天长大。

宝贝,父亲的金马车总有一天会接你回家,带你到那座金色的大房子,那里有金色的蜜饯金色的衣裳……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父亲派来的金马车前,纪氏抱住孩子哭泣:“儿去,吾不得生!”在为孩子穿上新衣服后,母亲嘱咐道:“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

孩子张开小手,迎着阳光奔向紫禁城。自从出生从未剪过的胎发高高飘扬,如同一面黑色的旗帜,突兀、怪异而又凌厉地插在紫禁城的心脏上。

未见深抱起孩子看了很久,流泪说:“是我的儿子,像我,像我……”以上故事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最权威的官方史书《明史》中。

故事还没有结束……

五

纪氏死了,在儿子得见天日的一个月后。

这本是纪氏灾难重重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月。她和儿子被接回紫禁城,未见深时常看望她们母子,与她牵手叙旧,共饮美酒。皇帝为她挑

选的住所位于西六宫最南端,这里是距离皇帝寝宫乾清宫最近的一处院落,明初叫做长乐宫,后来才易名永寿宫。

然而,纪氏在这里,既没能长乐,更没有永寿。

关于她的死因,《明史》这样写道:“或曰(万)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差不多同时,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

皇帝的妃嫔们其实在入官的那一刻起,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明代实施殉葬之制。

明代妃嫔殉葬制度终结于英宗,这位大起大落的皇帝与妃嫔们曾经患难与共,弥留之际一纸遗诏,赦免了这些可怜的女人。

殉葬之外,还有许多妃嫔官人,死于皇帝的怒火。

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执政的最后一年,一批在紫禁城服役多年的朝鲜籍官女被恩准回归故乡,金黑也在其列,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已经在异国的皇宫里生活了20多年。

侍奉过三代帝王,当年她是陪伴女儿韩氏一起来到中国,回归时却孑然一身。

金黑的女儿在10年前作为殉葬品留在了永乐皇帝的陵墓里。

女儿死前,不停对母亲哭喊着:“娘,吾去,娘,吾去……”

这些心碎的文字出自朝鲜李朝的官方史书,中国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主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时,发现了它们。

金黑等人是被祖国的使者接回去的,出发前朝鲜使者收到了明宣宗的一份密旨:“官禁之事,所当秘密。今出来婢子等久居中朝,凡禁禁之事,习见详知。如或漏泄见露,则问者,言者,传说者并置重法。”

天朝大国郑重其事地向藩属国下达圣谕,要这些女人永远闭上嘴巴。

金黑等人的心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她们殉葬其实算不上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难道大明帝国的内廷里,还发生了更加阴冷可怕的事件吗?

金黑显然没有被天朝的恫吓吓倒,一路上自己的故国,这个勇敢的老人就开口了。

永乐六年,一批来自朝鲜半岛的女娃随着李朝进贡的队伍到达明帝国的京城,她们作为礼物送给至高无上的永乐皇帝,金黑位列其中。

连载

我急忙对他说,我见宁官卫欺负二房,实在看不过去,今天趁趁多多的寿辰,来劝他回心转意。但二人言语不和,起了争执,扭打当中,不知怎的就拿了剑,并非有意伤害三弟。卫成英不知如何是好,便找了他母亲商量。三妹是个至孝的人,她说二弟早亡,三弟又死了,如果我再吃官司丢了性命。老太爷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况且,我若离开宁府,她大侄子远在广州,无人能够撑起这个家来,将来宁府一定要衰落,那就更对不起列祖列宗了。所以她就答应替我顶罪。

外甥卫成英听了,又哭着要为她母亲顶罪。三个人商量之后,便想出卫成英因抗奸反抗,将三弟刺死的情节。

我们到了前院正房,将真相瞒去,却将抗奸杀人的事说了。当时大家乱作一团,都不愿意让卫成英吃官司。最后还是姑爷卫文德有主意,提出将现场弄成盗贼杀人的样子。卫文德又怕官府查出卫成英杀三弟的所谓真相。提出了卫成英先避于大泽山,我们在家烤尸,用推后发案时间的方法造成卫成英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大家一致赞成,我与妹妹也不好反对,只好答应。”

三十四

张问陶向出真相,将宁官安锁拿归案。三人回到府衙,已是戌亥相交时分(晚上九点),月明星稀,华灯初上,这才觉得腹中饥饿,在西花厅摆了一桌酒宴。

酒菜上齐之后,钱博堂对张问陶和陈文伟道:“张大人找出二疑犯在前,陈文伟辨出一真凶在后。都是奸断家,钱某十分佩服。只是有一处案情学生实在是搞不明白,还要请教。”

张问陶道:“你讲。”

“既然宁官安与宁成高都是左撇子,都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陈兄为何认定宁官安是真凶,而非宁成高呢?”

陈文伟自斟一杯酒道:“能让卫家母子顶罪的,只有宁官安才会有这个面子,有这个才情,有这个理由!如果真是宁孟孟主持两个做的事情,凭着宁孟孟在宁府中的地位以及宁成高一个管家的身份,他们早就被人供出来了!更不要说会有人替他们顶罪了。唉,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全让宁官安利用了,但终究是天网恢恢,难逃法网!”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三十五

嘉庆九年七月二十日,地处莱州府招远县的一个小庄园。

残阳如血,暑风似浪。层层叠叠的瓦屋谁楼,纵横交错的田园阡陌,都被抹上一层浓浓的血红色,浸在七月黄昏的最后一波暑热中,散发着燃烧般的气息。

晚霞中,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一手持斧,一手拿一个未点着的灯笼,走向一座孤零零的古宅。

他轻轻地推开院门,年久失修的木门发出刺耳的嘎嘎声。中年人穿过没膝的乱草,走到古宅门前。他将灯笼放下,举起斧来,只几下便将屋门的锈锁劈开。

他轻轻地推开门,三支利箭直插入中年人的喉、胸、腹处。那中年人只哼了一声,便倒在血泊之中。

第二日下午将近申时的时候(快到下午三点的时间),张问陶带着陈文伟、钱博堂匆匆赶到。

当地知县尤焕可早在庄园外五里地等候着了,见了张问陶,急忙上前迎了手,施礼道:“大人一路辛苦了。”

张问陶笑道:“何必远迎。”又见尤焕可身边还有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八瓣玉袍,套着鹑褂,头戴白玻璃顶子,是个六品官,却是面生的很。

张问陶问道:“这位是?”

那年轻官员走上前来行个礼道:“下官栢松,顺天府大兴县知县,是这个庄园的主人。今年三月丁父忧在家,因身体一直不好,尚未得及拜见大人。”

“不是说刚刚死去的中年人姜兰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吗?怎么又有了第二家主人。”

“回大人的话。这个庄园原来是先父一直经营着。先父在前几年就立了遗嘱,要将庄园的五分之一分给管家姜兰。今年先父突然病亡,便按着遗嘱将庄园西北边的一块分给了她,所以就有了两个庄园。”

“原来如此,出事的古宅就在姜兰的庄园吗?”

“姜家怎么没有来人啊?”

姜家姜氏在宁府中的地位以及宁成高一个管家的身份,他们早就被人供出来了!更不要说会有人替他们顶罪了。唉,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全让宁官安利用了,但终究是天网恢恢,难逃法网!”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姜家姜氏在宁府中的地位以及宁成高一个管家的身份,他们早就被人供出来了!更不要说会有人替他们顶罪了。唉,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全让宁官安利用了,但终究是天网恢恢,难逃法网!”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姜家姜氏在宁府中的地位以及宁成高一个管家的身份,他们早就被人供出来了!更不要说会有人替他们顶罪了。唉,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全让宁官安利用了,但终究是天网恢恢,难逃法网!”说罢,将酒一饮而尽!